

明慧期刊
MINGHUI

天地 蒼生

中共 暴政

一百年来
中共暴政致使
八千万民众非正常死亡

特刊

2019年10月

www.minghui.org



揭露中共罪行

中共暴政

卷首心语

1 生命不容漠视

血色档案

- 2 富田事变和肃“AB团”
- 6 延安整风的历史碎片：
整疯、整死、处决

红朝解密

- 9 中共建政后为什么还要暴力土改
- 13 难以置信的长春围困战

史海钩沉

- 17 “右派死亡集中营”——夹边沟
- 20 湖南道县文革纪事

历史回顾

24 “六四”大屠杀实录

从未有过的邪恶

- 28 缅甸远征军史连长的红朝遭遇
- 30 证人指证
法轮功学员徐真遭活摘器官死亡

明慧人权报告

32 明慧人权报告：二十年血腥迫害

掸却封尘

- 36 他们晚年为何忏悔
- 39 三亿人三退 预示中共解体

生命不容漠视

“天地人”三才，天造万物、人杰地灵。人的生命弥足珍贵，古代明君圣主无不敬天崇善，施仁政、为百姓祈福。五千年来传统文化德昭天下，化育众生。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善恶有报、积德行善、德高福厚是普世价值。

中共来了，鼓吹用暴力砸碎整个旧世界，掀开了中国人被无尽凌辱与屠杀的血腥历史篇章。在共产邪恶能量的加持下，中共极权一路杀，延安整风、土改、镇反、反右、文革、“六四”大屠杀直至迫害法轮功。七十年来，中共暴政致使八千万民众非正常死亡。

可能有人说，哪个政权不杀人？但中共的杀戮与正常政治生态下的政权杀人，有着本质上的诸多不同：

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是顺应天象、新旧更替，中共却以革命的名义杀人越货，用革命代替天命；杀人是为了建立政权，而中共建立政权是为了杀人；暴政杀人必将违反民意，而中共却靠暴政立威，裹挟民众上贼船；冤有头债有主，有了仇敌才去杀人，而中共是没有仇恨也要制

造仇恨，一家人也要找出个阶级敌人来，杀亲表忠。

杀人总要有个原由、动机，党文化灌输人们爹亲娘亲没有党亲，党让杀谁就杀谁，党说谁有罪谁就有罪；古来士可杀不可辱，中共杀精英，诛身先诛心，舆论造势，百般侮辱，要你认罪伏法，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杀人终属暴政，逆天造业，中共鼓吹无神论，杀人光荣，杀人最革命，迫害是工作……

然而，生命不容漠视。人类是万物之灵，世上几十亿人鲜活的生命，犹如庞大天体中不停旋转着的无数颗璀璨耀目的星星，无时无刻不在诉说着生命本身的辉煌，展示着创世主的伟大智慧。

“重复使用暴力，是共产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在共产主义行将就木，走入穷途末路的今天，本期特刊揭示中共暴政罪行，历数中共红朝一路杀的惊天罪恶，旨在唤醒中国人可贵的善良本性，维护生命尊严，抛却恐惧。

《天地苍生》编辑部

血色档案

富田事变和肃“AB团”

作者 爱德华 大纪元 / 编辑 甄言

中共 1921 年成立，1927 年南昌起兵，自立国中之国。1930 年的肃“AB团”，中共进行了第一次内部大清洗，是三反、五反、文革惨烈屠杀的预演。

“AB团”是什么？

1926 年 11 月 8 日，蒋介石的北伐军攻占了江西南昌，发现国民党的省、市党部完全由共党“把持党务”，于是指示国民党的中央特派员段锡明组织一个右派组织去夺取党内领导权，这样就产生了“AB团”。“AB”意为“反布尔什维克”。

1927 年 4 月初，“AB团”被左派力量打垮。7 月中以后国民党左派也开始反共，但并没有恢复“AB团”。

1930 年，毛泽东却在江西苏区发起了肃清“AB团”运动。

当时，毛泽东是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手下有江西苏区最大的武装，但他和李文林为首的江西地方党和红军有权力分配上的矛盾。

毛泽东曾说“革命是暴动，是

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把斗争哲学奉为圭臬的中共将恐怖与专政手段延伸至党内权力角斗。毛泽东开始罗列罪名，寻找杀人借口。

反“AB团”运动

1930 年 5 月，毛泽东为了铲除异己，巩固自己的权威，主持总前委发动肃反运动，以反“AB团”之名清除异己，认为有“AB团”

肃 AB 团酷刑（网络图片）



混入了他们内部，大量中共党员被打成“AB团”并被处决。

赣西南苏区的党群机关普遍开展了反“AB团”的斗争，大规模血腥的党内清洗和屠杀开始了。

1930 年 6 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宣布开始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9 月份，又印发了一份紧急通告，说党政组织和青年团都有大量的“AB团”分子。

这份通告详细规定了对“AB团”分子必须用残酷的刑讯拷打，称“‘AB团’非常阴险狡猾，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不断地严刑审问……找出线索，跟踪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发现‘AB团’分子后必须立即处决”，而且

当年关押 AB 团的江西吉安王氏宗祠



插画：枪毙“AB团”成员

必须在群众大会上“由群众斩杀”，反“AB团”进入高潮。

富田事变后，红二十军副排以上被杀光

毛根据逼供所得的消息，认定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内有一个“AB团”省总团部，便派李韶九和古柏带人前往红二十军、江西行委驻地——吉安县东固山的富田去抓“AB团”，抓捕省行委段良弼、李伯芳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立即开始刑讯，边审边抓，手段残忍，滥捕滥杀，抓了 120 多人，处决了 24 人。

红二十军一营政治部主任刘敌闻讯有人指控他为“AB团”，大惧，为了自卫，12 月 12 日率兵包围省行委，将被捕的几十人尽行释放，又把部队拉到赣江以西地区，派段良弼赴沪向中央控告

毛泽东，刘敌等提出的口号是：“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是为富田兵变，中共称为富田事变，中共中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进一步掀起捕杀“AB团”的高潮。

如果当时红二十军弃暗投明，投奔自由，可存活。可是，他们没有认清中共的本质，企图在中共

内部解决问题，结果毛泽东指派彭德怀、林彪率部队以“开会”为名，抓捕红二十军军长、政委及副排长以上所有干部（仅172团副官谢象晃和排长刘守英因故脱逃），然后分批集中到平头寨的平安河坝上进行处决，连许多兵士都无法幸免。当时把整条河水都染红了，可见消灭红二十军干部的数量之多……

不仅富田事变的首领谢汉昌、刘敌、李伯芳等被杀，连没有参加富田事变的红二十军前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后任军长萧大鹏都被处决；整个红二十军全部缴械。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虎口余生的官兵被编入红七军。

被捕的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



富田村到处可见的“反对反革命的富田事变”标语

导人都受酷刑，受刑者哭声震天，不绝于耳。

更为令人发指的是，对被指为“AB团”的女性，毛泽东纵容对她们施用充满兽性的酷刑。当这些受刑的红二十军领导人的妻子们来探监时，共产党的打手们把她们投进阴森恐怖的刑讯室，将她们的衣服剥光，用种种常人无法想像更无法忍受的酷刑折磨她们。

江西苏区共有 10 万多人被杀

富田事变之后，各地反“AB团”运动掀起新高潮，此时肃反的范围远比富田事变之前宽广，真是达到了血流漂杵的境地。

肃“AB团”运动中，酷刑种



1931年11月，瑞金中共苏区中央局部分委员合影。

类达120多种。例如，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洋钉钉穿手掌，火烧下身，小刀割乳，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用篾片插入指甲内等等。其中很多酷刑是此次运动的“首创”。

根据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记载，受刑者“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哭声震天”。打人者如果下手不够狠毒，也会被认为与“AB团”有关。

《搜狐视频》中共党史专家披露：“后来肃反到什么程度，站队，站队以后用镜子照，如果你脸红，就说明你心虚，你就是肃反物件，就拉出去杀掉。”所有在酷刑下招供者，都被立刻处决。为了节省子

弹，处决方式主要是梭镖刺杀，棍棒打杀，大刀砍杀。“那个血，把（杀人者）的手和大刀的手柄粘在一块，拿不下来。”

红安县七里坪镇村民回忆：“整个山，人从上面往下倒，把整个山沟都填满了。”

由于采用酷刑，从中共队伍肃出一批又一批的“AB团”，造成数以万计

的冤假错案。

被抓者受不了酷刑就乱供，再抓，再打，逼出的假供和乱供象雪球一样越滚越大，“AB团”越肃越多，牵连之广，在4万红军中多达4400多人受害，造成可怕的红色恐怖。一时江西苏区人人自危，许多地区的中共机关中80%-90%的人员都成了“AB团”分子。

据萧克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3年内处决了7万多“AB团”和2万多“改组派”，6200多“社会民主党”，这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还有不少是没有名字的……总共杀了自己人10万以上。国民党在中央红军长征前的多年中消灭的红军总数也没这么多。



延安整风的历史碎片： 整疯、整死、处决

作者 玉清心 大纪元 / 编辑 甄言

延安整风运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被后来历次政治运动延用。

1942-1945年，毛泽东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清除了党内王明苏联国际派，夺取了中共最高领导权，并用恐怖、暴力洗脑，绑架了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继续革命。延安整风运动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被后来历次政治运动延用。



被秘密处决的王实味

接导致了数千人死亡，自杀成为摆脱恐惧的唯一出路。下面只是摘取部分作者的相关文字。

把人整疯

陶铸和妻子曾志都在整风中受到了无情打击。曾志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叙述：“一位女同

志被打得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红透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

“屈打成招，延安遍地特务，人人特务，康生说‘延安各机关已是特务如麻’。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10岁的，一直到发现出6岁的小特务！”——韦君宜，《思痛录》。

李锐此时任《解放日报》国

内部编辑，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因“托派”嫌疑被抓，因不堪刑讯，承认自己是“特务”，并咬出李锐是他的“上级”。1943年4月，在边区第一次大逮捕的浪潮中李锐被捕。——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那些被‘抢救’过的人，全有愤不欲生、哭、恐惧的经历，落头发、死底恐惧准备等。”——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下卷第436页。

逼得自杀

……隔壁窑洞放风时，我总是听到一个脚上戴镣的犯人走路时哗啦哗啦的声音。……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犯人叫魏伯，因跳崖自杀未遂，被戴上脚镣。魏伯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方成，《我在延安被“抢救”整风运动

插画：延安整风



的真相》。

《解放日报》报社有一位总务科科长，是河南人，挨整受不了，刎颈自杀，本来已经抢救过来，可康生还是说他是河南的“红旗党”，是死特务。这个同志听说后，把纱布扯掉，终于死了。——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一个徐悲鸿的得意学生，为了追求真理来到延安，却以“政治嫌疑”为名，头脸蒙上黑布被捕到保安处，他受不了刺激而得病，无人照顾医治最终死亡。……平剧院一个唱花脸的，吊死了自己；青年剧院有两个人也自杀死了。——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

萧军好友李又然说鲁艺的抢救情形：“抢救中有的上吊，如今绳痕宛在，吞石子，杜矢甲跳过井……”——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

萧军好友高阳：王XX在抢救时，如何逼死了一个弹三弦的青年上吊，而后带气活埋；一个青年用手枪自杀；一个女人打落了裤子，逼着女人和他恋爱，坐在他腿上写供状……——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下卷第

根据中共党史资料记载，从1942年2月到1943年12月底，延安的知识分子总数为4万多人，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披露：“1943至1944一年内，仅小小的延安就清出特务15000人。”

许多人被逼疯、逼死，或象王实味那样的“托派”、“叛徒”、“特务奸细”被成批处决。据文献记载，整风进入高潮的“抢救运动”，直

725 页。

1945 年 9 月高阳向萧军讲述被囚禁在保安处三年的悲惨情形：一个东北女人“十五分钟”回答罗迈的“有问必答，言必对题，禁止耍死狗”，她上吊了。罗迈还说她是“死特务”……——萧军，《延安日记 1940-1945》，下卷第 756 页。

秘密处决

曾被誉为抗日“爱国五青年”的荫克义，整风中以“特嫌”被单独看管，1947 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中共撤退前，和其他“政治犯”被一起成批处死。

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说，真正的特务嫌疑者“稍微发现有疑点就把他处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无声无息地处死。——《峰与谷——师哲回忆录》

叶飞将军说：“我们杀了很多叛徒，所以人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走革命道路。”——Jean-Louis Margolin 著，郭国汀译，《中国：通往黑暗的长征》。

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来龙去脉》中披露出不少受害者被秘密杀害。例如，对党内“托派”的处死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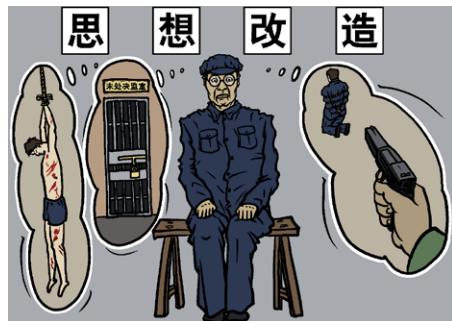
式有集体被刺刀捅死、马刀劈死、活活打死、集体枪杀、集体活埋、任凭狗咬，以及用木榔头把脑壳砸烂等。

这些零星的历史碎片，令人触目惊心，足以证明延安整风的罪恶。上述只言片语，主要是从当事人回忆录摘录下来的。亲身经历者，对那段经历的悲惨和丑恶都刻骨铭心。反思历史是为了警示后人，真相迟早会大白天下。

中共一直把延安描绘成“革命圣地”，把延安整风当作中共的“伟光正”历史放到教科书里吹嘘。但延安整风这段历史是中共的禁区，因为里面藏有太多见不得人的丑恶。从延安整风走过来的人都有同感：延安整风是文革预演，文革是一场大的延安整风，可见延安整风运动遗祸无穷。

天

插画：思想改造



中共建政后为什么还要暴力土改

作者 古玉文 大纪元 / 编辑 君健

毛泽东在 1927 年 3 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绝不能打倒绅权。”毛在早期的农民运动中的这个表述，贯穿了整个中共发迹史。

“翻身先翻心” 颠覆传统普世价值与道德伦理

租地种田要交地租，租房要交房租，贷款要付利息，这是社会常态与经济常理。要把这事说成是反动，正常人不会接受。有的农民质疑：“向地主要地，把别人腿肚子上的肉割在咱身上能行吗？”

儒家文化讲“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佛家讲因果报应，前生造孽今生贫困，前生仁德，今生富贵。人们普遍认为“人凭良心，虎凭山”，动地主土地是丧良心。“翻身要翻

“斗地主”



心”，中共要让农民造反，就要颠覆传统的价值与道德观。

于是中共引入所谓剥削理论、算账和阶级斗争学说，颠覆了自古以来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的普世之道。仇恨被无限放大，贫穷变成了斗争资本，有产即是犯罪。

土改工作组进村首先要划“成分”，先确定“地富反坏右”。然后与“苦主”一同吃住，拉近感情。一屯一屯地做，在太行山区，这被称之为“蝗虫政策”。

广西柳州柳城县六休乡杨泰木，工作队员算出他 40 年来被地主剥削去了 10 万斤稻谷后，他激动地跳起来，一心想着要去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

抢劫成“正道”，总是有那么点匪夷所思。为了进一步扫除思想障碍，东北工作组让吃喝嫖赌、不务正业的游民做骨干。

2013 年 2 月 17 日，山东寿光

县营里镇孙河南道口 85 岁的孙玉吉老人回忆当年村里斗地主时道：“二流子偷东西连小我 5 岁的弟弟都知道。……，他指着孙健仪（编注：地主）鼻子说就是这些剥削阶级，喝血吃肉，说完还打了老人家一巴掌，真不是东西。这个混子后来还当了民兵队长，……没少造孽，1969 年被雷劈死了，无子无女，真是报应啊。”

斗地主现场：干部鼓动 痞子冲锋 精英成亡魂

尽管农民通过诉苦“翻心”了，要发展到动手打斗乡绅，还是有些畏难的。这就需要中共精心策划批斗现场了。

工作组要预先演练，在人群中不同位置分布队员，设计引领口号、挑起会场氛围，布置苦主边哭边诉。村里的二流子、村痞往往成为斗地主的主角，打起人来狠辣、无所顾忌。在干部鼓励、武装压阵、群众激愤、二流子兴势、苦主哭诉的特定氛围中，酷刑与死人成为革命欢歌与成果。

湖南溆浦县八区区长郭静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个恶霸地主站在台上被斗，贫雇农一个个上台诉苦斗争。一个苦大仇深



土改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

的雇农，诉苦诉得大哭起来，走过去就将那地主的右耳朵咬下一半，‘呸！’一声吐在台上，台下的群众都吓了一跳。”

2007 年，学者张英洪在调查湖南溆浦县土改时，讲述了一个地主遭群众“凌迟”的案例：批斗现场干部向五九大声广播：“赞成枪毙陈老二的鼓掌！”顿时掌声雷动。杜元富抽出手枪对准陈老二腿部就是一枪，士兵们接连几枪毙了陈老二。随即苦大仇深的群众，纷纷割其耳朵和鼻子，剖膛取心，割肉下酒；有个士兵一刺刀挖出陈的眼珠子，猛然用脚踏破，眼液四溅。不过一袋烟功夫，陈老二只剩下一副骨架子。

广袤的中国农村有着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孕育，村中的乡绅拥有资产与土地，他



安仁中学的前身是文彩中学

们乐善好施，温良恭谦，德高望重，肩负着架桥修路、兴乡办学、社会救济的责任，是乡村中的精英。改朝换代，皇权更迭，然而县制以下基层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仍需要他们来担当。这样的人群其实跟政权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更不会危及到谁当政。

土改中，中共处心积虑要打倒的就是这样的人。民国开国英雄杨载雄是湖南澧县县城桃花滩人，参加过 1911 年 10 月的武昌起义。孙中山曾亲书“陆军三等龙虎章少将”匾给他。1951 年土改时被枪毙。

宣传洗脑，抹黑地主形象

中共讲文艺为政治服务，地主被打倒，还要“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南霸天一定要

霸道，黄世仁一定要凶狠，刘文彩一定要残暴，周扒皮一定要刻薄。靠剥削发家，穿绫罗绸缎，性情骄奢淫逸，直到今日，恐怕不知真相的中学生心目中的地主形象还是这些。

真实的地主是怎样的呢？

1992 年，大地主刘文彩的故乡——中共四川大邑县县委做过一项民意统计，主题是“历史上谁给本县贡献最大”。第一人是刘文彩。尽管经过几十年的颠倒黑白的宣传，刘文彩扶困济危、慈善办学、兴修水利、开路架桥的故事仍在老百姓中流传，乡亲称他是刘大善人，碑文刻“慷慨好义，有燕赵豪侠风”。

1995 年，县长金嘉祥准备恢复“文彩中学”校名，遭到了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的压制，民意统计结果被打入冷宫。

1958 年 10 月中共组建专业班子编造《收租院》污蔑刘文彩。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特意到虹桥村 14 组找到长工谷能山，准备把他塑造成反抗刘文彩压迫、宁死不屈的英雄好汉。

没想到谷说：“我在他家吃得非常好，三天一个小牙祭、七天一个大牙祭，肉随便我吃。”“艺

术家们”使出浑身解数，谷能山就是不上道，最后干脆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

不日，谷能山被民兵拉走，被强制劳改。1960年春，中共为了掩盖真相，将刘文彩庄园周边的民众发配到一个叫八管区的地方。因为环境恶劣，许多人就死在了那里。

杀人权的下放与按比例杀人

有美国学者计算，中共建政后搞土改使450万人丧生，国内学者研究是200万到300万之间。而中共土改中的杀人权是下放到区一级的。共产党的区长、书记、工作组组长、贫农会成员可以随意掌握地主、富农的生杀大权，也可以决定谁是地主谁是富农。

杀人是按比例。中共1948年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8%、农民总人口10%。”按这个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确定把打击面缩小到3%，不包括富农。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900万个阶级敌人来。

作家铁流曾披露：“土改时，

工作组组长就有权力批准逮人或杀人。根本无审讯起诉一说，一批一批押出去毙了就是。二十人为一批，犯人齐崭崭地跪在地上。

“被杀的人全打脑袋，子弹均是开花弹，一枪一个，真利索。死者虽属痛快，但半截脑壳不见了，有的还没有脑袋了，人变成了一个木桩桩。解放前有人说‘共产党来了要开红山（大肆杀人）’，谁也不相信，现在亲眼看见了！杀第一批时，我执内勤，那没头没脑的尸体一大片，白的脑花和红的血水流成一条小河，半匹山的山坡看不到绿草，难闻的血腥味直冲鼻孔，真叫惨不忍睹。”

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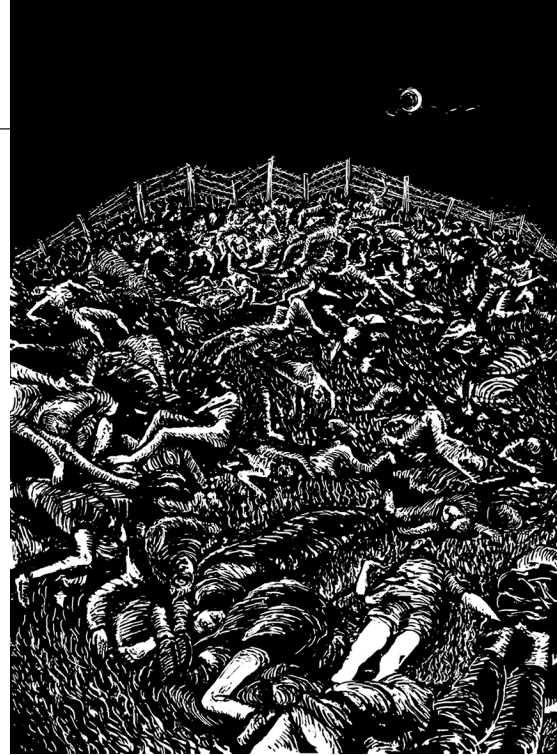
中共建政后的土改，把暴力剥夺他人财产与生命，包装成合法的“阶级斗争”、专政需要，在制造恐怖的同时，颠覆着善恶的道德标准，摧毁了文明基础，为以后经常性的政治动员下的群众斗争做了国家性演练。

中共反右、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等一次次迫害运动之所以轻易上手，也是因为土改已为其种下了邪灵恐怖的基因与清除了传统道德后的正义缺失。 天

难以置信的 长春 围困战

作者 高天韵 大纪元 / 编辑 君健

在长春城的记忆里，有一段异常黑暗的历史。累累白骨之上浮动着饥饿难耐的绝望。历史的凄惨挥之不去，成为永远的噩梦。



《长春饿殍战》插图：饿殍遍野 / 作者：巴丢草

2006年6月4日，吉林省《新文化报》刊登了一篇报导——长春市绿园区青龙路附近一处正在挖掘下水管道的工地发现大量骨骸：“（本报讯）每一锹下去，都会挖出泛黄的尸骨。挖了4天，怎么也有几千具！……”

饿殍之战

1948年3月13日，在中共军队攻占了四平后，长春成为共军包围之下的一座孤岛。

6月5日，林彪、罗荣桓、谭政联名下达了《围困长春的办法》，要求断绝长春与外界的交通和一

切商业关系，禁止粮食、柴草、蔬菜等生活物资流入长春，切断守军的一切外援。毛泽东同意了方案，并要求“必须”断绝地面取得粮食的来源。

由于长春城中存粮只能维持到7月底，因此在7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长春守将、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要求从8月1日起疏散民众。但是共军的做法却是“严禁城内百姓出城”。

原吉林省政府参议兼驻长春代表段克文曾撰文回忆说，有中共哨兵看到难民走近便说：“老乡，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再前进，我

们只好开枪了。”难民哀求道：“我们都是善良百姓，怎能忍心在这儿把我们饿死呢？”哨兵回答：“这是毛主席的命令，我们也不敢违背纪律。”有人不顾一切走上前去，“砰”的一枪就一命呜呼了。

9月9日，林彪等联名向毛泽东报告：“……饥民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涌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

10月20日，郑洞国率领的长春守军全部放下武器，中共夺取了长春，代价是10多万平民的惨死。

1948年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说：“据最低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6月末到10月初，4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15万具。”

时任长春市民政厅长兼市长尚传道在回忆录中提到，围城期间，长春市民因饿、病而死的共达12万人。

国民政府方面认为，中共军队围城期间的行为构成战争犯罪，共产党应为这一问题负责。



居住在长春市内的难民纷纷出逃

I 人间地狱

郑洞国回忆说：“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长春本是个美丽的城市，此时却满目疮痍，尸横遍地，成了一座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劫后余生的人后来回忆在“卡空”里的日子说：“吃的是草和树叶，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就这么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么几步远，就那么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

国军新一军重炮营少尉指导员胡长庚在7月1日的日记里记录了当时的情景：“苗太太说她和母亲、孩子这次走路没走成回



卡子内饿死者尸体最多的地方

来，可受罪可苦啦！八路横说竖说就是一个不放。你给他们跪下，他们也跪下，声言是上面的命令，不敢违背，请原谅！……不放求生路的老百姓，要活活饿死他们吗？……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段克文回忆说，一天听说城中有一家店铺在卖熟肉，大家蜂拥抢购。段克文带人去查看，卖的竟然是人肉，当场就把老板拉出去毙了。但杀了一个杀不了俩，人吃人还在蔓延。段克文提到，有人将小孩诱进屋里，一棒打死，然后斩头、剥皮，大卸八块，煮了自己吃，日子久了，甚至做起人肉生意来。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中共独八师一团参谋长，他回忆道：独八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

了，吃了也死了。通信员和团长吴子玉进去看时，锅里还剩条大腿。

宋占林回忆说：“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

I 《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

日本妇女远藤誉，婚前姓大久保，1941年出生在长春，7岁时亲历围城，哥哥和弟弟都活活地饿死。

童年的阴影让她刻骨铭心。1984年，远藤在日本出版了《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回顾了长春围城的苦难，引起国际关注。

1948年围城期间，中共军队用双重铁丝网将长春城围起。“卡子”指被两层铁丝网圈住的地带。当时，许多想要寻找活路的长春百姓，因为中共军队不准离开，就陷在“卡子”区域，倒毙在地。在“卡子”里，尸骨成堆。

2016年8月，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远藤誉。报导引述远藤的回忆说：当年，“饥饿令全家从吃酿高粱酒剩的酒糟开始，到吃野菜、榆树叶和树皮，街头上到处可见饿死的尸体和撕吃尸体的狗。”

“1948年9月20日，大久保



童年
远藤誉

领着最后留在长春的约 90 名日本人步行抵达‘卡子’——共军围城的双重铁丝网之间的区域。一行人穿过腐尸、干尸遍地的难民地带，摸黑找到一块尸体较少的地方睡下，次日醒来发现睡在尸骨上，身边就有伸出地面的死人手臂。一望无际的尸体和难民，近处有啃人骨的成人、把血当奶舔的婴儿……”

《卡子》在 1990 年代被译成中文，可是这本书却不能在中国出版。

远藤誉说：“中国于我有养育之恩，我怀着无以名状的悲痛，想播撒真相的种子来建造纪念卡子的墓碑，为牺牲者们镇魂。中国人民也有权了解那段历史真相并记取教训。”

| 恐怖的余波

1989 年，大陆报告文学作家张正隆出版了描写长春围困战的《雪白血红》。该书涉及强制动员参军、围城饿死大量平民等事实，发行后引起轰动，热卖 10 万册。可是很快，此书被禁，责任编辑马成翼被关押了 23 天，张正隆被关押了一个月。

张戎夫妇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引述中共将军粟裕的话说，利用饿死平民百姓来迫使守城的国民党投降这一“长春模式”，此后在“若干城市采用”。

在《长春饿殍战》一书中，作者杜斌写道：“一名 76 岁的长春藉老兵王钧儒（译音），曾经是参与困饿长春的 10 万（中共）军人之一，他现在悔恨当初追随中共将数十万难民饿毙。关于共军为何要将难民们饿毙的问题，他这样告诉《纽约时报》说：‘我们得到军令是，他们（难民）是敌人，他们必须死。’”

长春的夕阳，令远藤誉一生难忘。与金色余晖一道嵌入记忆的，是无辜死去的生命和撕扯人心的哀号。

中共的存在是中国的劫难。☒

“右派死亡集中营”——夹边沟

作者 石元裕、陈峰、高天韵等 大纪元 / 编辑 章华

夹边沟，位于甘肃省祁连山下的荒漠戈壁之中。这里夏天酷热，最高可达 50 摄氏度，冬天奇寒，最低将近零下 30 摄氏度。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全年几乎无降水。根本不宜人居住。

1957 年反右运动中，甘肃省共揪出右派 12000 多人，其中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约 3000 人。他们被集中关押在夹边沟农场。

这里只能接收 500 人，根本无法使 3000 人果腹。

吃尽一切能吃的和不能吃的

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 40 斤粮。1958 年以后，降为每月 26 斤，20 斤，最少时降到 15 斤，每天不足 7 两。

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

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死神面前，人们开始本能地挣扎求生。

还有点力气的，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到草滩上挖鼠洞，鼠口夺粮。看到蜥蜴，抓住烧煮而食，有人因此中毒而亡。草籽吃得太多，无法排便，肚子鼓得像皮球，有人最后活活被腹胀死了。

1960 年 4 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等 9 人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有 160 斤，一口气统统吃光，吃得“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个人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右派工程师牛天

沙丘之下的窑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夹边沟农场的“宿舍”。



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挑拣洋芋疙瘩吃!

一名右派,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喝了开水,在剧痛中挣扎了一夜后死去。第二天,农场在他的尸体边召开现场批判大会,管教骂道:“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死者的妻子在现场,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傅作义的堂弟雪葬夹边沟

傅作恭是国民党叛将傅作义的堂弟,留美博士、水利专家。中共建政后,傅作义写信叫弟弟回来为国效力。傅作恭放弃美国的优越条件和前程,欣然从命,还加入了中共。

傅作恭任甘肃省水利厅总工程师,因认为甘肃省上马引洮工程尚不具备条件,被甘肃省委定性为阶级敌人向党进攻,打成极右分子,送到夹边沟。

年过半百的他每天饥饿难耐,体力不支,于是向傅作义写信求援。傅作义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在回信中对他批评教育一番。

1960年冬季的一天,傅作恭实在饿得不行,想去掘点猪食充饥,结果倒在农场场部的猪圈旁,再也没有起来。大雪覆盖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

活人吃死人

1960年9月,夹边沟的右派迁往明水农场。那里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没有粮食,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右派们像原始人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山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

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请求调点粮时,张掖地委书记训斥道: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

当年掩埋的遇难者衣物



死的人太多,已来不及掩埋,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用沙子盖一下了事。被形象地称为“钻沙包”。

由于对死难者的掩埋过于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

这时候,最骇人听闻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

死者的遗体被饿得发狂的人们从沙地里扒出来,割下大腿和屁股上的肉。“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全身没有一点肉和脂肪,于是,他们的胸腔被划开,开肠破肚,内脏被取出。

有些人躲到沙堆后面用干草烧着吃,也有悄悄焙干了存着慢慢吃的。

夹边沟幸存者筹建的纪念碑,后被砸毁



留美博士的尊严

董坚毅,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因为给领导提意见被划为右派。1960年11月,董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珍视尊严的他向组长刘文汉交待,如何用衣被和毛毯包裹他的尸体。三天后去世,年仅35岁。刘文汉将他包扎掩埋。七八天后,董的妻子顾晓颖千里迢迢从上海前来探望,却被告知丈夫已死。

当难友带她去看丈夫的尸体时,却发现尸体被抛在荒野,裹尸的毛毯、鸭绒已被扒去,尸体上的肉被切割吃完,只剩下紫色的头颅留在骨架上。

尾声

1960年冬季,中央监察部长钱瑛到张掖视察灾情时,途中无意发现荒野沟壑中堆积着数百具无人掩埋的饿殍尸体,才抢救了最后的幸存者。

短短三年间,3000名右派只剩下300人。1961年1月,他们才陆续遣返原籍。

一位医生留下来负责给2000余名死者编写病历。他们被贴以各种名目的致命疾病,实际上,他们绝大多数死于饥饿,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湖南道县文革纪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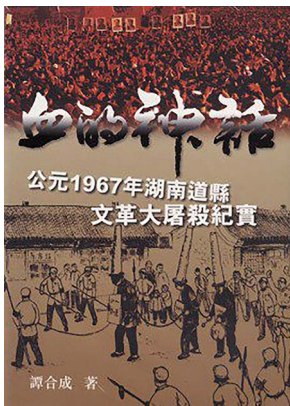
作者 周慧心、常春 大纪元 / 编辑 译竹

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叶剑英曾在内部会议中透露，文革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邓小平曾向外国记者承认：“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

《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的作者谭合成曾是《芙蓉》杂志的编辑，机缘巧合他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

该书的英文版记载，湖南零陵道县大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零陵地区（1995年改称永州市）11个县（含道县）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全地区直接或间接杀人者15050人。

其中被“诛九族”灭门的有117户，被杀者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



书中记载了十多宗匪夷所思的杀人方式，杀人者不满足于把人处死，而是变换着花样，享受杀人过程中的快感和折磨的乐趣。杀人的同时还伴随着抄没财产、强奸妻女等暴行。

大纪元记者对谭合成先生进行了专访，他介绍了当时调查的起因、过程及其心里的变化（限篇幅原因，文有删略）。

党性杀人颠覆世界观

记者：为什么你说自己的世界观受到了颠覆性的震撼？

谭合成：到那后发现“颂歌”没办法写，我不愿意说假话，出卖良心。

当时提到了三个85%：85%以上的遗属（被杀者幸存下来的

家属）感到满意；85%的罪犯认罪、伏罪、认错；85%的干部受到了教育，提高了法治认识。但事实却是：杀人的人几乎没有认错的，被杀人的家属都战战兢兢，害怕再次被杀。

记者：你书中写道，一个杀人凶手在接受调查，回答为什么要杀人的时候，对工作组的负责人说：“上头叫我杀，我就杀。现在，上头叫我杀你，我也会杀。”

谭合成：当时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阶级斗争的思想就是要“赶尽杀绝黑七类，永保江山万代红”，没有理由，反正要杀。有很多人连鸡都不敢杀，他可以杀人，因为他认为自己杀的不是人，是阶级敌人。

记者：为什么你认为这不是派性杀人？

谭合成：这不是派性杀人，是党的基层组织，组织动员贫下中农的一次，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有计划地，灭绝性地仇杀，它是党性杀人，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理论发展到极致的一个必然结果。

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被杀的9000多人，没有一个人有过错，没有一个人在思想上或行为上是“反革命”的。当时道县很

多领导要求下面的干部，正确对待杀人的问题，要大家学习毛泽东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很多不是心地特别歹毒的那种人都参与了杀人，有百分之三十几的党员参加了杀人，百分之六十几的基层干部参加了杀人。我说的参加了杀人都是直接的，就是手上有血的。

另外，凡是没有参与杀人的后来日子都不好过。我们原来是共产党忠实信徒，如果我们不参加这样一次调查，我们不会醒悟，也不会发生我所说的世界观、人生观根本性的颠覆。

只有在中共领导下才会出现的事情

记者：道县大屠杀与其它杀人有何区别？

谭合成：象湖南道县这样的杀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出现的事情。道县屠杀方式在1966年到1968年的中国大陆是非常普遍的。这些人（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已经到了“人曰可杀”的地步，成为政治贱民，没有理由就被拉出去杀了，杀遍全中国，因为它象流行病一样，消息传到哪，哪就

开始杀。比如说我一天可以走 60 里地，今天在这杀，一天以后 60 里地之内就在杀，两天就 120 里地内杀……

一个大队因为都是一个宗族的，所以杀不下手。公社特别生气，公社姓廖的武装部长带了一个民兵排到他们那去，督促他们杀人，他去了就把 12 个四类分子和子女都抓起来，用绳子捆在一起，中间设一个炸药，一炸血肉横飞。

惨无人道的杀人方法

记者：杀人方法非常残忍？

谭合成：他们杀人没有不残忍的，晚清著名书法家何绍基的一个后代子孙，被吊在树上，挖破了肚皮，嚎叫整整一个晚上，只求速死，最后血流疼死的。

道县保守派组织曾经把两吨多的炸药分发到下面的民兵组织手上，他们把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人在道县是比较普遍的，炸了以后血肉横飞，非常“壮观”，所以，他们取了个名字叫“仙女散花”。

记者：唐水兰在临盆时被杀？

谭合成：她本不是四类分子，嫁到“地富”家了，也是四类分子，



武装民兵看押“四类分子”

逃回娘家也不行，要斩草除根，就派民兵把她从娘家抓回来。路上她挺着大肚子走不动，天又快黑了，（民兵）用一根二尺长的钢条，一端磨尖，就捅了她，拔出来以后还没死，女的快临盆了肚子很大，他就拿那个尖头在肚子上一划，肚子就崩开了。这不算典型案例。

记者：什么是典型案例？

谭合成：钟佩英一家三口被杀是典型案例，因为它是道县开始屠杀的导火索。大规模杀人就是从他们杨家公社开始的。

第一个被杀的叫朱勉，他是寿雁公社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参加过国民党的军队，当过乡长干事，1964 年被定为所谓的“四类分子”。



文革时的屠杀

钟佩英也是四类分子，被安上“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拖到山上用锄头扁担打死。因为怕她两个儿子报复，随后将 18 岁和 20 岁的两名少年也杀死。上面鼓励杀得好，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钟佩英所在的杨家公社的几个大队赶紧行动，先后杀了 31 人。自此，杀人风很快开始蔓延。

道县大屠杀是模板

记者：杀人时伴随着强奸、轮奸？

谭合成：道县杀人，强奸、轮奸是普遍行为，这跟土改是一脉相传的，土改也是这么干的，搞地主老婆。轮奸不杀人、强奸不杀人不立案的，不追究责任。

记者：就不追究责任了？

谭合成：因为他追究不过来，追究责任的只有几种人：一种是在公社一级范围内，为首策划、组织、实施杀人的；一种是乡一级别的，一个村子为首的不算，在乡范围为首的就追究责任；第三种是谋财害命，挟嫌报复的这个追究。

挟嫌报复的案例，有一家九口被灭门了，是典型案例，因为那是贫下中农。一家九口：父母、老婆、儿子、儿女、还有老婆肚里的孩子，全部被杀光。因为他爸爸在“四清”的时候，带头整治了“四不清”干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要找个借口，把他给杀了，一家九口全被杀光，这是挟嫌报复。

其它的案例，因为太多了，参与杀人的人有 15000 多人。

记者：道县屠杀之后，还有哪些运动跟这个类似？

谭合成：每一个运动都是这个模板。我打个比方说，被杀的这四类分子，他们可不可怜？杀人的人，可不可怜？杀人的人也很可怜，所以我特别同意杨继绳先生说的——政治愚民杀政治贱民，他说的一点不错，说到问题的本质，就是一个体制问题。



“六四”大屠杀实录

根据陈小雅《八九民运史》改编 大纪元 / 编辑 章华

“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 30 年了，在今日的大陆，公开谈论它和纪念遇难者仍受到严禁。本文仅攫取了几个真相片段，中共的残暴嗜血本性便一目了然。

“六四”大屠杀的起因

1989 年 4 月 15 日，主张改革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北京高校大学生与市民的悼念，活动很快转向针对通货膨胀、就业困难、官员贪腐、无新闻自由等问题。从大学生扩展到社会各界，游行队伍最多达 100 多万人。由于中共高层拒绝与学生对话，5 月中旬，学生的请愿上升为绝食静坐，全国各地 40 多个大中城市响应。

1989 年 6 月 3 日中共召集戒严紧急会议，定性北京已发生“反革命暴乱”。决定当晚戒严部队对

天安门广场清场。部队开进途中，如遇阻拦，可以采取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士兵在清场前 10 日内已不准看新闻。战前动员煽动对学生和市民的仇恨。38 军担任主攻的一个团，战前动员场面十分“火爆”：军官高声喝问：“敢不敢打？”“敢打！”“怎么打？”“往死里打！”数十辆军车满载荷枪实弹的官兵，杀气腾腾地开出总后大院。

“他们开枪了！”

晚 11:00 整，在木樨地，枪声突然响起。几位北航的学生目

睹到：“北京大学的李平上前走到士兵和平民之间的空地上准备与士兵对话，一排子弹打来击中了他。他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就倒下了。”他被击中头部，因大量失血很快死亡。

复兴医院平均每分钟都有自行车或三轮车送来一位伤员。在急诊室里横七竖八的全是伤者和死者。很多伤员因为抢救不及时而死亡。截止 6 月 4 日凌晨 2:45，仅复兴医院就有 26 人死亡……

急诊室的血没了脚脖子

部队开到复兴门燕京饭店附近，军人只要发现有人看他们，立刻无情地开火。



家居木樨地的陈晖叙述：他在燕京饭店附近街口，见一士兵持枪追杀一个卖香烟的女孩，直追至女孩钻进一铁桌底，打死为止。

据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报道，儿童医院很快就被送来的伤员塞满，急诊室的血没了脚脖子。仅仅 300-400 米的范围，送来伤员达 200-300 人，死亡者达 20 多人。

上头有人说：“你们手上的家伙是烧火杆啊？”

西单是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位退伍侦察兵写道：“枪声依然在响，人群却直直地、一排一排地靠近军车，又一个一个地倒下。”枪声突然停下来，也许这些战士被惊骇住了，他们直楞楞地看着这些不畏死的人们一步步逼近……“突然，一个军官喊了声：‘开枪啊！’十几个战士，一齐抬高了枪口直接向人群射击。枪声、哭声、人们的尖叫声、痛苦的嚎叫声，乱成一团。”

据时任总参装备部大校、罗瑞卿之子罗宇回忆：当时部队行进受到群众阻拦，底下请示怎么办时，“上头”确有人说：“你们手上的家伙是烧火杆啊？”

“杀人像打鸟一样”

4:00, 广场上的照明灯突然一齐熄灭, 这是清场开始的一个统一信号。

一位香港学生联合会的成员, 看到他身边一位北师大学生“满头是血, 几乎整个头被炸开”, 当时就死了。一位波兰国家电视台记者, 看到士兵在没受到挑衅的情况下, 随意向奔逃学生的背后开枪。台湾《中国时报》副主笔兼国外巡回特派员徐宗懋, 在清晨6点左右于广场东南角被击中, 子弹从后颈打入, 穿过喉咙, 打掉一颗牙齿, 又从嘴里穿出。

在短短几个小时里, 南池子就有40多人中弹倒下, 其中有不少妇女儿童。

退伍侦察兵写道: “我头一次看到杀人像打鸟一样”, “一个尉级军官拿54手枪, 左手扣右手为依托, 对南池子躲在垃圾桶后一个个平民开枪, 喊几句口号打几枪……一响一个平民倒地。”“一个老人骑自行车说要上班, 边说边掏工作证, 还没等他掏出, 当胸一枪撂倒, 连车带人就这么给撂了。”

一位报社的记者证实, 那天凌晨, 他曾躲在公安部附近街边的垃圾桶后, 见一青年走向军人,



敞开衣襟朝军人说: “畜牲, 朝这儿打!” 被当场击毙。

据协和医大一位在读博士生回忆, 她曾协助将死尸抬送到协和医院的停尸房, 但冰柜已经人满为患, 柜门无法关闭。

事后, 北大医院一位50多岁的医生说, 协和医院内的遇难者遗体已“有100多具”。

金水桥前、天安门广场旗杆一带和历史博物馆前都有急救车无法带走的尸体。

六部口坦克车碾人惨案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位受伤者著文留证: 大约在6月4日清晨7:00左右, 正当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从新华北街转向西长安街的时候, “突然有人惊呼: ‘坦克

来了! 坦克来了!’ 我扭头一看, 只见三辆重型坦克并排行驶, 从学生队伍后面快速地冲过来。”“同学们情急之下纷纷向路边躲避, 准备给坦克让出一条通道。但是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之间隔着一道高逾一米的铁栏栅, 这道铁栏栅又是尖头的, 一时无法翻越过去, 同学们只好挤在铁栏栅旁……正当同学们在铁栏栅旁挤成一团时, 其中一辆坦克已经直接开进铁栏栅旁的人群中, 顿时响起一阵惊恐而凄厉的叫喊声。”

鍾罗白来到六部口时, 被眼前的惨象惊呆了: “只见路边自行车道与马路结合处, 方圆7米左右的地方, 在被撞倒的数排自行车上面, 是一大片血肉模糊的尸体。所有尸身连成一片, 呈饼状, 约有十

多具, 上面还有坦克履带印。一个小伙子脑袋被压扁, 白色的脑浆迸出数米远; 另一个戴眼镜的男学生, 仰天躺着, 下面的自行车车把竟从他的后背穿入, 从腹部穿出; 还有一个女的, 压得只剩下依稀可辨的蓝色裙子……”

究竟死了多少人?

中国红十字会人员6月4日发布消息称, 死2700人, 伤3万人。

2017年10月20日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封了1989年的六四外交档案, 这份解密电报是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艾伦·唐纳德在“六四”的第二天发给英国政府的。电报披露: “那夜的平民死亡人数少说也有一万。”

电报还披露了骇人听闻的细节: 用推土机把这些残骸铲起来, 焚烧后冲入下水道。有四名受伤的女大学生, 向那些杀人的士兵哀求让她们活命, 但仍被士兵用刺刀捅死。

早前美国白宫从中方戒严部队线人那里得知, 中共内部文件说, 在天安门及长安街有8726人被杀, 其它地区1728人被杀, 共计10454人, 受伤人数28796人。其中最小的9岁。

走进真相



编者注：

由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 (Sir Geoffrey Nice QC) 担任主席的国际独立“人民法庭”，于2019年6月17日在伦敦判定中国（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行为已存在多年，并仍然存在，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最主要来源。

尼斯爵士是国际刑事犯罪领域的知名人士，1998年至2006年期间，他主导了国际刑事法庭对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起诉。

其实，中共活摘器官、活体解剖的罪恶早在国共内战期间以及建政后的若干年中，就已然存在。

真相
关乎现在与未来

缅甸远征军史连长的红朝遭遇

作者 林辉 大纪元 / 编辑 晓慧

中共残忍对待国军战俘

中共1949年建政后，是如何对待国民党战俘的呢？

据原中共国防部长秦基伟部某军官的回忆录透露，国民党“除了团、营一级的俘虏军官留下审讯，其它俘虏由连一级指挥员自行处置，……最常用的办法就是乘夜晚分批押到河边、山边用刺刀捅死，用他们自己挖的坑埋掉。”

而更为残忍的是，一些国民党战俘的心肝被挖出，供共军军官下酒。该军官回忆录中描述的，一个身高一米八的张姓连长，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他自己也被欺骗吃了人肝。当他从好友口中得知自己吃的是人肝时，不禁吐了一天一夜。这样畜生都不如的中共军官不知还有多少呢！

国军战俘被活体解剖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不少国民党战俘还成为了中共医学院学生活体解剖的对象。一位化名鲁大明的中共著名军医在晚年将

这段尘封的往事吐露了出来。

鲁大明是山东人，1937年入伍。抗战胜利后，他考取了中共建政前的第一所正规综合大学——邢台市的北方大学，即后来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1946年5月，该校正式开课，校长是范文澜。

鲁大明被分配到医学院，在入学后的第二年，他们进入了军事医科学必须完成且很重要的人体解剖阶段。钱财很缺的北方大学医学院，不能免费找到供学校上课解剖的死人尸体。华北人出于千年的民俗，也不愿把亲人的遗体当成商品一样随便卖给别人用来肢解。

中共边区长官杨秀峰等政要知道后，很快，一车车国民党军队战俘运到了学校，其中一些人据说还参加过远征印度、缅甸，同日本人打过许多恶仗。

起初，鲁大明等学员和老师都并不知道为何送国民党战俘到学校，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供学员们进行活体解剖用的。

让鲁大明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编号为甲014号的史连长。

鲁大明听到他半夜痛哭，便过去询问原因。其他战俘告诉他：“明天是我们28岁的生日。他已

有12年没有回浙江江山老家了！他曾在缅北森林同日本军刺刀肉搏，鬼子的刀穿透肩膀肉，骨头都露出了，血都飙了出来，他也没哭过。他是官派留意大利、学装甲的长官，他是个很传统很爱母亲的孝子……”

史连长告诉他，他梦见母亲跪在家乡的村门溪涧石桥上，哭喊着儿子的乳名在烧银色纸钱……

就是这样一个铮铮铁汉，却在次日成为中共军医学员第一个解剖的对象。

在他被拒绝枪毙后再进行解剖后，史连长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我身为一个革命军人，只杀过日本人。从未伤害过你们任何一个人。如果今后有人问我去哪里，请你们不要告诉他们，我是在这里以这样方式死掉的，就说我是前线阵亡或失踪的。特别拜托：万万不要告诉我的老母。其次，别没收我身上挂着的那枚十字架，等你们干完活，准备埋葬前，把它塞进我的心脏与这堆无用的躯囊随便埋了吧！看在神的份上，打点咖啡吧！我会配合到最后一分钟！”

无需再引述那残忍的一幕……当一个月的活体生理解剖实验结

束后，曾经生龙活虎的国民党战俘只剩下了残肢剩骨，而后这些残肢剩骨又被林子地的野狗、乌鸦吞食……

那两年，四乡的老百姓都在问：那片林子地的树怎么长的特别绿？各家的狗儿怎么肥的特别快？野狗的毛儿怎么特别的油光？又有多少人知道这阳光下的罪恶呢？

在披露这段史实的军医鲁大明忏悔之际，还有多少这样的人亟待悔悟啊！

结语

这样的罪恶在 1949 年中共建政后继续延续着。当年，由于器官供体的匮乏，1999 年前，一般只有中共高官或有关系者才有机会在患病后换取器官，而在这些中共高官换取器官的背后，就是一条条无辜的生命，中共军警系统摘取器官有历史、有承传、有体系。

1999 年 7 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中共则开始了大规模的摘取、盗卖人体器官的罪恶，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这样的罪恶至今未休，这样的罪恶还要延续到何时呢？



证人指证

法轮功学员徐真遭活摘器官死亡

作者 林澜 新唐人 / 编辑 晓慧

重庆访民邓光英，曾向海外媒体曝光，2011 年她被关押在重庆女子劳教所期间，见证法轮功学员徐真被强制摘取器官而死亡。

时年 46 岁的徐真，曾是重庆合川电力公司职工。2011 年 9 月底，她因发放法轮功真相传单，而被关入重庆女子劳教所，连续十几天遭受酷刑。

邓光英：“是我亲眼看见是这样的，他们把徐真抓上来就使劲疯狂地打，把全身都打肿了！然后叫她写出捐献器官的自愿书，她

不写；不写就把她全身扒光，用一个小小的机器把嘴巴摁起，摁起之后用矿泉水瓶子，灌了十瓶水。”

邓光英是 2011 年在街头卖水果时，和城管发生冲突而被劳教的。她和徐真都被关在劳教所四大队。

2011 年 10 月 20 日，邓光英被狱警体罚直到凌晨，突然，她清醒地听到劳教所四楼，传来徐真的惨叫声。

邓光英：“她在被挖眼睛的时候是 2011 年 10 月 20 日凌晨 2 点过 7 分，我看了钟的！她的惨叫声，轰动了整个四大队，‘它们活挖我的眼睛啊！’她的叫声惊天动地。”

法轮功学员胡英：“就是两三点吧，听到很凄惨、恐怖的一声惨叫，当时吓得都睡不着觉了，都吓醒了，我们是在 2 楼，（徐真）她是在 4 楼，就听到惨叫声，听不到她喊的是什麼，那个邓光英也关在 4 楼，可能就看到听到一些东西。”

中国问题专家、时政评论员横河：“徐真开始被毒打的时候，是为了让她在‘自愿捐献书’上面签字，这就说明了中共所说的自愿捐献的‘自愿’，很可能是酷

刑的结果。”

据大纪元网站 2011 年报导，徐真死后，劳教所没有通知家属。而徐真死后一个星期，该所警察喻晓华就告诉其他犯人：“事情已经摆平，不会追究。”

究竟是谁在保护这些罪犯？薄熙来早年出访德国时，曾遭遇电话暗访，调查员称法轮功学员向德国抗议他卷入活摘器官，德国可能会降调接待规格，薄熙来愤怒之下脱口回应，活摘是江泽民的指令。

暗访者：“关于把这个法轮功这个活体摘除器官这个事情，是您的命令还是江泽民的命令？”

薄熙来：“江主席！这事你们的马大使处理不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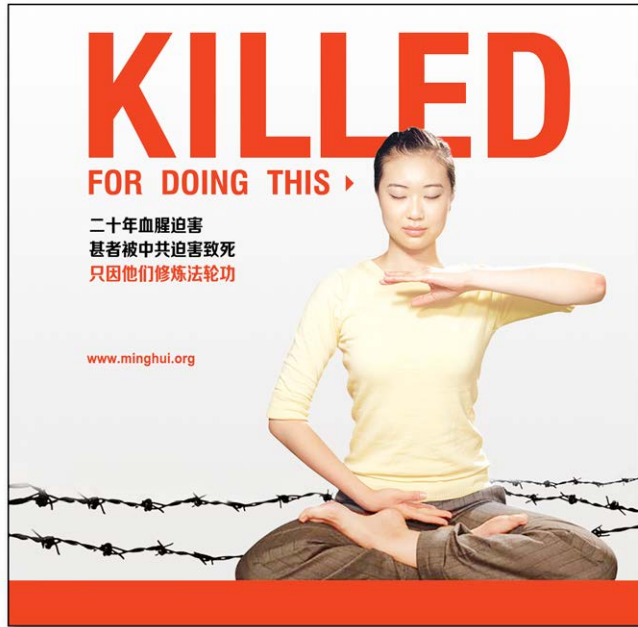
而整个中国，还有多少黑幕？横河：“‘活摘器官’难查，是难查在一个政权用它的政权的力量在保护这些罪犯。”



明慧人权报告

二十年
血腥
迫害

编辑 山河



停止迫害法轮功

明慧网于2019年7月11日发布《明慧二十周年报告》。

根据明慧网的信息来源，从1999年7月20日到2019年7月10日，这20年来，在中国大陆里被中共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次（一人多次被抓算多次）至少为250万到300万。

其中主要涵盖四种情况：第一、滥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非法设立各类洗脑班，以法

制教育为名剥夺人身自由、强制精神改造；第三、极度滥用劳教所的所谓“劳动教养”（被废止）；第四、滥用刑事诉讼法（包括拘役、有期徒刑，在看守所、监狱遭迫害；司法拘留，关在拘留所遭迫害）。

更有成百万、上千万为不牵连家庭、邻里、工作单位而隐姓埋名，为法轮功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并转移到秘密集中营，成为中共搞科学研究的活体实验对

象以及器官移植的活体供源，残缺的遗体被就地火化。

由于中共的这场迫害是党、政、军、医疗、公检法相互联手、各取其利，它们从始到今一直在极力掩盖其罪行、严密封锁信息，因此明慧网收集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侵害的报道只是这场大规模迫害的冰山一角。

即便如此，20年来，我们依然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由于篇幅所限，《明慧二十周年报告》之《法轮功学员人权受迫害情况报告》（以下简称“明慧人权报告”）所收集的迫害案例还只是明慧网收集信息的很小一部分。

“明慧人权报告”中的这些案例显示，中共对法轮功人权的迫害是全面的。从城市到乡村，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覆盖了中国大陆：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北京市、山东省、河北省、内蒙古等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有：政府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军人、警察、法官、检察官、律师、高校老师、学生、教授、专家学者、企业家、工程师、艺术家、医护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和职工、媒体记者/主持人、中专/中小学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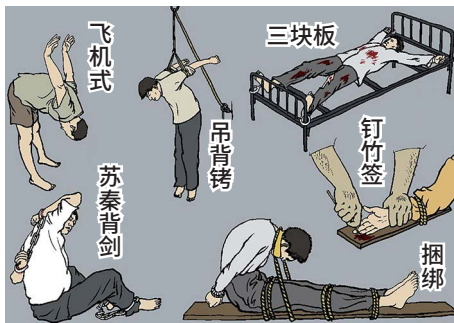
工人、服务员、离退休人员、农民、个体户、个体小商户、下岗工人、自由职业者、道士、僧人等等，可以说涵括了中国所有的职业。

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从事的行业有：教育、科研系统，政府机关，农林牧业，五金、交电、轻工、陶瓷、塑料制品、工艺品等其它行业，还有铁道/交通运输、纺织、金融保险、糖烟酒食品、电水煤、汽车制造、钢铁、电器电子、邮电，文化传媒，文学艺术，航空航天、军队武警、油田、矿业等等中国所有的行业。

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男女老少都有，涵括了从婴儿到80-90岁老人的各个年龄段。有各类社会精英，中共对老人、未成年孩子、孕妇、残疾人都不放过。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场所：有派出所/公安局或者610办公场所；看守所或拘留所；劳教所/教养院（2013年解体之前）；监狱；法制学校/精神病院/黑监狱；地方政府的一些设施之内，等等。

根据明慧网20年来积累的报道，我们对中共种种酷刑进行大致分类，如：毒打、电刑、药物与精神迫害、强制灌食、熬鹰（不让睡觉）、吊刑、铐刑、抽刑、饿



各种酷刑



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高蓉蓉

刑、禁止排泄、锥刑、约束衣、强制堕胎、捆绑刑、体罚、冰冻、摧残伤口、利用动物摧残、鞭刑、闷蒸、烘烤、火烧、烙烫、开水、热油浇、拖拽、坐刑、水刑、绑刑、性虐待、关监、奴工等等。

每一类可能包含多种酷刑，例如，吊刑有单手铐吊、双手铐吊、门框悬吊、铁丝吊铐、吊铁环、拉伸吊铐、倒着吊、上大挂等；铐刑有手脚连铐、掏腿铐、大背铐（背剑、大背剑、苏秦背剑）、锁地环、超时床上铐、穿心镣、拇指铐、单人铐、双人铐、多人铐、捆铐等。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超过 100 多种。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造成了巨大生命财产的损失。截止 2019 年 7 月 10 日，明慧网突破中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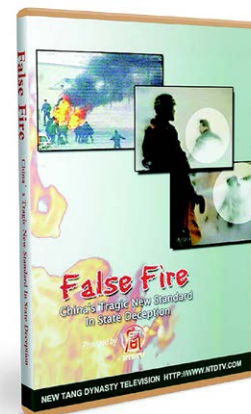
层层封锁收集和核实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有 4322 件。这远远不是实际发生的迫害致死案例的全部，只是实际发生案例的冰山一角。

太多的案例仍然被掩盖，尤其是大量活摘器官的案例，因为中共焚尸灭迹，仍然没有被揭露出来。

此外，在明慧网已查证的案例中，截止到 2019 年 7 月 10 日，有 86050 人被绑架，28143 人被非法劳教，17963 人被非法判刑，18838 人被绑架关入洗脑班，809 人被绑架进精神病院，各种酷刑迫害的总人次 518940。

中共的迫害造成了太多的法轮功学员广受歧视、失业、失去收入、长期遭受精神迫害、家庭破裂、伤残、死亡。

伪火



2003 年 11 月 8 日，《伪火》荣获第 51 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该片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自焚”案的诸多疑点，从而证实该案是中共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

1 自焚者之一刘春玲被烧死？



央视焦点访谈“自焚”录像慢镜头显示，图 1、刘春玲身上的火已被扑灭时，有人用重物猛击她头部；图 2-3、刘春玲双手不自觉地护卫被打击部位，随即倒地，被打弯的重物从刘春玲脑部快速弹起；图 4、一名穿大衣的人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保持用力姿势。

2 穿便服进入烧伤者隔离室？



刘思影重度烧伤，要严格消毒隔离，医务人员应少进少出，减少感染机会。怎能允许记者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进行现场采访呢？

3 塑料瓶子烧不坏？



电视上的王进东，浑身被烧得焦黑，可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有人专门做了实验，用汽油烧塑料雪碧瓶，点燃后，5 秒瓶子开始变软，7 秒收缩变形，10 秒缩成一小疙瘩并燃烧。可王进东两腿间的雪碧瓶完好无损，连颜色都未变。这该如何解释呢？

他们晚年为何忏悔

编辑 甄言

当人们还唱着红歌，追忆战斗中的青春岁月时，殊不知一些当年誓死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著名人物却在深深地忏悔。

张学良兄弟的悔恨

在中共唆使下发动西安军事政变的张学良，在很多人看来是千古罪人。正是他的幼稚之举，使中共借抗战时期发展壮大，最终窃取了政权。

后来张学良对自己的所为深表后悔，在晚年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同样受中共欺骗的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却是在临死之前才幡然醒悟。

张学思是张学良的四弟，少年时就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1933年秘密加入中共，并受中共派遣到廊坊东北军67军特务大队做兵运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文革爆发后，张学思被批执行刚刚被打倒的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要其交代所谓房产不清的问题，免职后被关进营区的一个阴暗潮湿的小房间。在关押期间，张学思还给周恩来写信称自己不是叛徒，但没有任

何回音。1968年，张学思住进了医院，因迫害严重，1970年离世。

临死前，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的张学思已然说不出话来。不过，当他见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挚友郑新潮时，眼神一亮，似乎清醒了许多。他把床头的闹钟推到地上，女监护员闻声拿来纸笔，他遂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郑新潮反复追问：是病魔缠身吧？他摆摆手，又将

张学良与四弟张学思（右）的合影



晚景凄惨的傅冬菊

四个字重写了第二遍。大概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上了中共这个恶魔的当所致。

傅冬菊出卖父亲傅作义，晚景凄惨

抗日名将傅作义女儿傅冬菊，年轻时舍弃了父亲为她安排的出国留学的机会，24岁那年接受中共党组织的安排，成为中共安插在父亲身边的一名特工，她背叛疼爱自己的父亲，为中共窃取了傅作义卧室保险柜里保存的所有最重要机密。

中共得到她拍摄的胶卷，称之为“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而傅冬菊也被中共称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

但傅冬菊在北京的晚年却十

分凄凉，一直住在二十几年没有装修过的老房子里，拿不出钱买房改房，病危之际中共当局都不让她住高干病房，她不得不住自己掏钱的特需病房，由于负担不起特需病房的开销，护理她的人关键时刻甩手走了。

傅冬菊曾说，想写一本父亲的回忆录，但最终没有动笔，她说随着岁月的流逝，她慢慢的可以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但为时已晚。

西方亲共人士的醒悟

《纽约时报》记者马修斯曾冒险和古巴卡斯特罗接触，卡斯特罗对他大谈自由民主宪政，后来马修斯将独裁者宣传成了“反独裁”的英雄形象，在美国引起轰动。美国《民族评论杂志》曾登出一幅漫画：卡斯特罗笑眯眯地坐在古巴地图上说：“我通过《纽约时报》找到了工作。”

埃德加·斯诺要比马修斯走得更远。1936年，他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去了延安，他在那里采访到的都是提前预设好美化中共的镜头，结果《红星照耀中国》用一面之词美化中共，欺骗了美国与世界，也诱骗了国内青年大批



斯诺夫人（左）2000 年与“六四”难属短暂会面

投奔延安。

斯诺夫妇 1970 年访华时，受到了帝王般的待遇。那时，毛泽东对他说感谢日本皇军的侵略，中共才有机会占领大陆。斯诺这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内心对中国人民充满歉意。

斯诺夫人随后成了中国人权活动最坚定的支持者。1989 年，她强烈谴责中共制造了“六四”屠城。2000 年，79 岁的斯诺夫人去大陆给一位知名人权活动人士捐钱，等待她的不再是中共领导人，而是 20 多名便衣警察。他们把斯诺夫人完全包围了起来，秘密地对她进行跟踪拍摄，阻止她会见那名活动人士。

迫害者须悬崖勒马

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

迫害长达 20 年，初期很多人对这场邪恶政治运动毫无辨别能力，中共用谎言和小利使恶人助纣为虐。但随着法轮大法弟子广传真相，许多人也渐渐明白而停止迫害。那些紧随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人却遭到恶报。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0 年中有 2 万多参与迫害

法轮功的人员遭恶报，其中包括被殃及的亲友等 4000 多人。在遭恶报形式的分类统计中，死亡人数最多，高达 7000 余人，占总人数的 35.6%。在对遭恶报人员所分的九大类中，公安系统本人作恶遭恶报的最多，高达 4500 多人，占公安系统总数的 26.5%，他们殃及的亲友也最多，高达千人。

通过粗略统计还发现，在遭恶报的 2 万多人中有 300 多人在遭恶报后，通过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开始醒悟，有的睁一眼闭一眼，不再参与实质迫害了，有的调离原单位，不参与迫害了，有的明白真相后病很快好了。

希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不要像他们一样遭到恶报才醒悟。



三亿人三退 预示中共解体

截至 2019 年 9 月退出中共邪党组织（党、团、队）总人数已突破 3.4 亿。三亿余人三退预示着中共解体的来临，预示着一个没有共产邪灵控制的中华民族的新纪元即将到来。

《九评共产党》敲响了共产党的丧钟

2004 年 11 月，大纪元发表《九评共产党》，在全世界首次全面系统地揭露共产党的邪教本质。大量详尽的、无可辩驳的、触目惊心的历史事实，将共产党的丑恶嘴脸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九评共产党》发表后，中共江泽民一伙吓得胆颤心惊，始终不敢正面应对《九评共产党》

的讨伐，只能装聋作哑，自欺欺人。中共在网络限制词条中，把《九评共产党》摆在了第一位，可见中共已经吓破了胆。

民众三退大潮 势不可挡

中国乃至世界很多民众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教本质，认清了中共这个十恶俱全的流氓加邪教政党。觉醒的民众摆脱共产邪灵的控制、跳出恐惧的枷锁，《九评共

产党》开启了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大潮。

14 年的时间，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三退的总人数已超过 3 亿。

前奥运游泳名将黄晓敏 2004 年 12 月 12 日发表退党声明。她说：“最近看到《九评共产党》社论，让我认识到了共产党的真

实面目，我深为自己曾经是共产党的一员而感到耻辱。”

2005 年中共中央党校 25 人集体声明退党。他们在声明中写道：

我们是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各个不同部门的官员，我们中有“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有中青年在职官员，有正副部级、局级、处级官员，有一般科员和普通官员，也有博士、硕士研究生。我们大家同意借《大纪元时报》退党专栏，刊登我们的退出共产邪灵的声明。因为工作、生活、家庭、父母、子女等种种原因，我们不能写出真实姓名，所以下众多的退党人员的姓名全是笔名、化名。

孙延军先生曾以访问学者身份被中共派到美国从事宗教心理



学研究。孙延军于 2009 年 2 月 14 日，在大纪元网站以真名公开退党，并声明辞去一切官方职务。他说：“专制不除，灾难不已；中共不灭，天理难容！”2010 年他在集会上又说到：“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邪恶、最丑恶的一幕。是当代人类的最大耻辱。善恶有报，中共专制暴政在迫害法轮功的滔天罪孽中也耗尽了能量，面临着崩溃覆灭的结局。而法轮大法的庄严、慈悲、圣洁、美好，有乾坤作证，为人神共见。他将引导人类走向复兴之路，永世流传。”

明慧网刊登了《108 名警察三退名单的来历》的文章，据说是一位明白真相的政法部门官员递来的这份名单。

无数事实证明，大批中共党徒的三退、亿万民众的觉醒，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天灭中共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中共的解体不久就会到来

2017 年 11 月 18 日，《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继《九评》发表 13 年后问世，该著述向世人系统深刻地分析并揭示了“共产邪灵”通过破坏文化、败坏道德而毁灭人类的天大阴谋及终极目的。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在结语中这样告诫世人：

“五千年大戏已经接近收场，人类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关头。共产邪灵此时魔乱人间，造成了人类史上空前的浩劫。除了直接致

上亿人于死地之外，更加可怕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散全球，共产主义因素弥漫世界，造成人心魔变，直接排神、反神，这将使世人丧失被神救度的最后机缘。

“对中国人来说，只要能让善良的本性战胜邪灵的诱惑和陷阱，坚决地脱开魔的轨道，人们就会看到，山还是中华的山，水还是中华的水，国还是中华的国，中国人却不再是共产邪灵掌控的马列子孙，而重新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中国人不仅可以拥有神赐予的富裕生活，更有内心的平静、祥和与幸福；中国也会真正繁荣强大，享有神授予的力量和荣耀，再现历史的辉煌。天地永固，生生不息。”



三退保平安

退党、团、队方法

● 热线电话：

美国：001-702-873-1734，001-866-697-6570，001-858-609-9088

加拿大：001-416-361-9895，001-514-342-1023，001-604-276-2569

● 海外传真：001-201-625-6301，001-510-372-0176

● 电子邮件发表声明：tuidang@epochtimes.com

● 网页投稿：大纪元退党网站 tuidang.epochtimes.com

海内外三退人士，化名同样有效。

突破网络封锁 寻找真实世界

翻墙软件获取方法

电脑版 <https://git.io/fgp> <https://git.io/umexe>

安卓版 <https://git.io/fgma>

<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温馨提示：用国产浏览器可能打不开这些网址，建议使用
IE、Edge、Chrome 或火狐等浏览器。

了解更多真相，请访问法轮大法明慧网www.minghui.org



2019年5月18日，来自世界各地的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纽约市总督岛举行排字活动，排出巨型法轮图形和“真善忍”三个大字，场景壮观。民众赞叹：“蓝天白云，黄衫绿草，背景是纽约的高楼大厦，互相映衬，美得绝无仅有！”